

# 前 言

教材是课程的载体，是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素质和能力的重要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教材委员会的建立、《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等一系列教材建设政策的颁布，我国外语教材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外语教材建设离不开系统、深入的教材研究，但是，长期以来，外语教材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推动全国外语教材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精心策划《中国外语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精选近30年来外语教材研究领域已经发表的具有相当原创性、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文结集出版，旨在为外语教材研究者、编写者、出版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本文集共收录20篇论文，内容覆盖高等外语教育、中小学外语教育和职业外语教育三个领域和英语、汉语、法语三个语种的教材研究。按照论文主题，本书分为教材编写、教材评价、教材分析与使用、综述与展望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聚焦教材编写理念。文秋芳（2002）提出英语专业教材编写的三个原则：1）以“人的发展”为依据；2）以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最新成果为依据；3）充分体现中国外语教学特色。程晓堂、康艳（2009）结合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实践，提出英语教材的选材应该具有代表性、真实性和人文性，要体现语言学习规律，恰当安排语言知识，同时提供丰富的教材资源，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教师专业发展。韩宝成（2014）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现行教科书在趣味性、系统性、知识性等方面存在问题，在原因分析和理论梳理基础上，提出编制英语教材应遵循“有趣”“有意”“有理”的选材原则。韩震（2019）提出我国的教材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很大成绩，但在编写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在汲取国内外优秀经验的同时，从意识形态的维度加强国家对教材的整体规划和管理。曾天山、马建华（2020）在分析当前职业院校教材建设现状基础上，梳理专业课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应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规律的专业课教材建设新途径，增强专业课教

材的适用性。孙有中（2020）阐释了着眼于课程思政的外语教材编写原则与方法：通过跨文化比较，培养文化自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价值思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用外语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人文素养、文化自信和跨文化能力；通过体验式语言学习，提高道德素养。常小玲（2017）对“产出导向法”指导下的《新一代大学英语》编写过程进行分析，提出“教学理论—行动研究双轮驱动”教材编写模式，阐述在教材编写不同阶段教学理论与行动研究的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

第二部分探讨外语教材评价的理论框架、标准和方法。钱瑗（1995）介绍了Hutchinson & Waters设计的教材评价表，探讨了使用该评价表的操作要领。吴冰（1999）对六种口译教材进行分析和评价，并结合口译课的目的和特点对口译教材编写提出建议。束定芳、张逸岗（2004）基于教材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和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分析外语教材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讨论在中国语境下外语教材编写、使用的原则和方法。赵勇、郑树棠（2006）介绍了Cunningsworth、McDonough & Shaw、Breen & Candlin等国外学者提出的三个较有影响的英语教材评价体系，分析了它们的特点和问题，阐述其对中国大学英语教材评价的启示。文秋芳（2017）提出“产出导向法”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的理论框架，包含教学材料使用理念、使用过程和使用有效性评价标准三部分，为如何在实际教学中使用教材以及评价教材使用效果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部分关注教材的内容分析与实际使用。徐锦芬、范玉梅（2017）采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从活动理论视角探究教师实施教材任务的具体策略、动机以及动机形成的个人及社会原因。谈佳、傅荣（2019）分析法国三家出版社的四套对外法语教材，从内容编排、呈现方式、练习设置等角度探寻法国价值观融入教材的方式和路径，对我国专业外语教材育人体系的构建和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具有启示意义。黄国文（2020）以一篇大学英语课文为例，探讨如何从语言和思政两个角度进行话语分析，从而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英语教学。张虹、于睿（2020）分析现行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的内容与方式，发现教材呈现的中华文化内容主要涵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呈现方式以翻译和选词填空隐性呈现为主。

第四部分是对教材建设与研究的综述和展望。李泉（2002）回顾20世

纪80-90年代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取得的成就，基于教材分析、国内外专家和同行的意见指出教材的不足和对编写新教材的思考。刘道义、龚亚夫、张献臣（2011）回顾与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英语教材编写历史，总结在教材编写理念、模式、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历史经验。曾天山（2017）回顾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有益于未来教材建设的经验，以及在教材整体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教材质量等方面仍面临的挑战。钟启泉（2020）梳理了教材的概念、教材研究的视点以及教材的演进过程，综述有益于数字化学习的教材设计理论，提出在网络时代需要有新的学习理论的武装和信息技术的准备才能使教材建设从纸质教材迈上数字教材的新台阶。

我国是外语学习大国，也是外语教材大国。为适应新时代国家对外语人才培养的更高要求，外语教材建设必须开拓创新。其一，要从课程思政高度重新审视教材内容与教学方法；其二，要对照《普通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对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素质要求、知识要求和能力要求，重新定义教学目标；其三，要大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与方法，并运用于外语教材的研究与编写。本文集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外语教材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为面向未来的外语教材建设与研究提供了历史方位与探索路径。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新时代中国外语教材建设已扬帆起航，向着星辰大海！

孙有中

2020年12月22日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stack of books. The top book is open, and its pages are fanned out, creating a dynamic, radiating pattern. The stack of books below it is closed, showing the edges of the pages. The background is plain white.

# 第一部分 教材编写



# 编写英语专业教材的重要原则<sup>1</sup>

文秋芳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 要：**本文讨论了编写英语专业教材的三个原则：(1)以“人的发展”为依据；(2)以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最新成果为依据；(3)充分体现中国外语教学的特色。

**关键词：**英语专业；教材编写原则

2000年5月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为了贯彻新大纲的精神,不少出版社在筹划编写新教材。值得一提的是,新教材的编写如果不更新编者的观念,不跳出固有的旧思路,只注重从形式和内容上更新课文和练习,这样编出的教材就不能体现新大纲的精神,很难满足新世纪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本文试图从新大纲中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出发,探讨编写新教材的思路。笔者认为英语专业新教材的编写需要明确以下三条重要原则<sup>2</sup>:(1)以“人的发展”为依据;(2)以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最新成果为依据;(3)充分体现中国外语教学的特色。

## 1. 以“人的发展”为依据

### 1.1 为什么要提出“以人的发展”为编写教材的依据?

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英语专业教材的编写思路大致可分为三种:(1)以语法结构为纲;(2)以功能为纲;(3)结构-功能两者兼而有之。这三种编写思路虽各有自身的特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即教材的编写都是以语言自身的规律为出发点,而忽视了大学生本人的整体发展。由于教材的编写一味强调以结构/功能为纲,教材内容只是为学习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服务,因此教材内容往往浅薄,不贴近现实生活,不注重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

---

1. 该文发表于《外语界》2002年第1期。

2. 教材编写的原则很多,本文难以涉及所有原则。

系统培养,更谈不到对学生终生学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

学生高中毕业以后,考上了英语专业,大学四年将是他们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渠道是接受英语专业各门课程<sup>3</sup>的学习,英语教材是学习的主体。如果我们提供的教材只强调语言自身的规律,而不考虑大学生本人的发展,充其量,我国的英语专业只能等同于国外的语言学校,或者是非英语专业的语言技能训练课程。单一的语言训练,导致学生虽有熟练的语言技能,但可能不具备高等教育毕业生应该具备的素质与能力。事实上,来自英美国家的中小學生都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日常的口笔头交际,甚至没多少文化的家庭妇女也能操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如果我国英语专业只强调语言技能的训练,不注重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从本质上说,这样的英语专业不能算是英语语言教育,而只能是语言技能训练;这样的英语教师只是一般的语言技能训练者,而不能算是从事高等教育的教育工作者。

十年前,我国民众的整体英语水平普遍比较低,尽管我国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发展不够全面,但就业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困难,其原因是全社会的英语人才极其贫乏,供不应求,用人单位没有过多的挑选余地。近年来,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国民的整体英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如今英语专业的学生如果仅仅具有熟练的语言技能,笔者断定,这样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很快就不再拥有过去的那种优势。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我国英语专业教材编写亟待从传统的以语言发展为主旨的框架中跳出来,转变到“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出发点,重新构建编写英语专业课程教材的理论框架,并据此规划相关教材的编写设计方案。

## 1.2 英语语言教育与大学生的发展

新大纲明确指出,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为“……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掌握与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思想道

---

3. 英语专业的学生虽有公共必修课,但英语专业的课程占有更大的比重,同时学生对专业课程更为重视。

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大纲》第1页)。笔者根据这一培养目标,提出英语语言教育的总体理论框架(见图1)。该理论框架包括三个板块:(1)语言板块;(2)人生观与世界观板块;(3)终生学习与研究能力板块。其中语言板块处于中心地位,其他两个板块的内容必须贯穿于语言板块的始终。当然,语言板块是语言教育的核心,也是其他两个板块的载体,脱离了语言板块,其他两个板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图1 英语语言教育的理论框架

语言板块包括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具体地说,英语教材要兼顾语言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既训练学生的语言技能,又注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表1列出了语言板块的目标与内容。

表1 语言板块的目标与内容

语言板块	目标	内容
语言形式	准确性、流利性、多样性、得体性	语音语调、语法、词汇 听、说、读、写、译
语言内容	言之有物	知识面:人文/科技;古代/现代;中国/外国
	言之有理	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听力/阅读教材内容的选择和会话/写作/翻译任务的设计怎样才能兼顾到知识面的宽度、思维的深度与广度,同时顾及语言形式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这显然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人生观与世界观板块的内容和目标必须融于语言板块之中。人生观与世

界观不是空洞的口号。人生观是人们对自我及个人生命价值的看法与态度；世界观是人们对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与态度。具体地说，人生观与世界观板块涉及以下各方面价值观念与态度：

(1) 自我：自信、自尊、自律；正直、诚实、谦虚、守信；坚强、勇敢；有决心、有毅力、吃苦耐劳；乐观、开朗……

(2) 人际关系：平等、仁爱、宽容；协作精神、领导才能……

(3) 人与社会的关系：爱国心、责任心、献身精神、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民主意识、道德意识、法律意识……

(4) 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环境/生态保护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

教材编写者应以上述价值观念与态度为选择课文内容的重要依据，使学生通过形象生动的课文学习，更深刻地思考与认识主/客观世界，感悟心智，明辨是非，净化心灵，完善自我，走上健康的人生道路。

终生学习/研究能力板块是近10年来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人们重新择业频率的增加，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终生学习/研究能力成了教育的重要目标。许多西方国家已将这一板块内容融入各个年级的教材中，而我国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与人生观和世界观板块一样，终生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板块必须依托于语言板块。具体地说，终生学习能力与研究能力板块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管理学习：确立目标、制定计划、选择策略、自我评价、自我调整

(2) 发现问题：对自己熟悉的看法/经验提出疑问、对别人的看法/经验提出批评

(3) 获取信息：运用词典、运用参考书、运用图书馆资料、运用网络资料、向周围人学习、向研究对象收集数据

(4) 处理信息：写摘要、记笔记、写综述、写评论、写研究报告、写论文

以上各项内容有的可以融入教材的课文或练习中，有的则需要设计专门的练习栏目。无论采取哪一种方法，编写者都需要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和纲目，确保这些项目能在教材中有所体现。

## 2. 以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最新成果为依据

在过去的20年里，第二语言学习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使得人们对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学习结果的影响都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教材编写者应该以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来选择教材内容和设计练习。值得指出的是，有些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的还互相矛盾。作为教材编写者，我们不需要追随某一种理论，或某一种流派。理智的做法是：博采各家之长，为我所用。这里以 Skehan 的理论<sup>4</sup>为例，说明怎样以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为依据来编写教材。Skehan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用信息处理模式来诠释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即全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

输入 (input) → 信息处理 (processing) → 输出 (outp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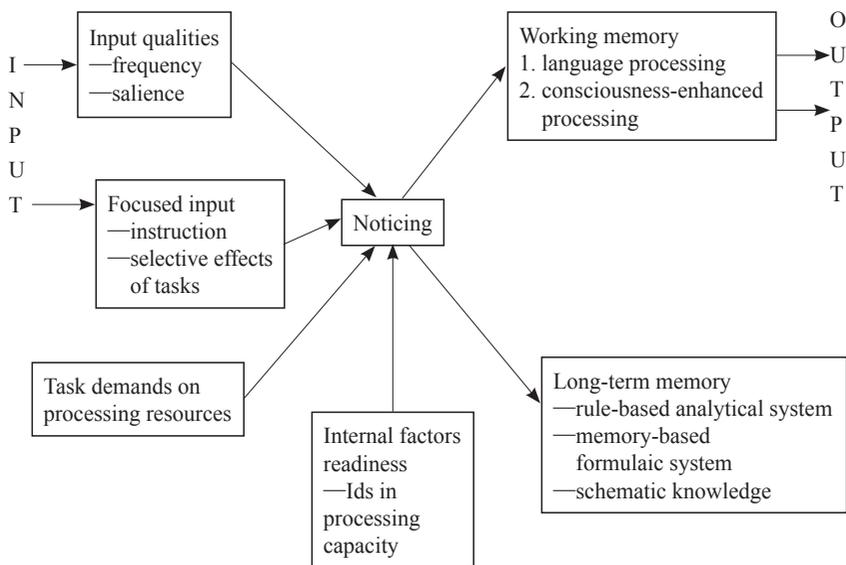


图2 Influences on noticing and components of working memory and long-term memory (Skehan 1998, p.57)

Skehan 于 1998 年出版的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一书详细描述了他的理论，图 2 概述了他的理论模式。笔者阅读该书后深受启发。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选择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点作进一步说明：

4. 笔者以 Skehan 的理论为例，并不意味着唯有他的理论最适合于教材编写。

(1) 语言输入的注意程度 (noticing) 和 (2) 语言知识在长期记忆中的储存形式。

Skehan 认为在语言输入阶段, 学习者对语言输入的注意程度是关键因素。影响注意程度的因素有四类: (1) 语言输入质量; (2) 语言输入所强调的重点; (3) 对处理语言输入所提出的要求; (4) 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根据他的理论, 我们在编写教材时必须从上述四类因素着手, 具体考虑提高注意程度的措施。例如在提高语言输入质量时, 我们应该注意某个新语言现象出现的频率 (frequency) 以及它的显眼度 (salience)。在设计练习时, 要在不同的时段强调不同的重点, 提出不同的要求, 以便学生合理配置有限的注意力。

Skehan 认为语言知识在长期记忆中的储存形式有两种: (1) 以规则为基础的分析性体系 (rule-based analytic system); (2) 以记忆为基础的块语体系 (memory-based formulaic system)。这两种体系各有其特点。前者的优点是: 有限的规则能创造出无限的句子, 且占据长期记忆的空间比较小; 缺点是: 即时交际时, 迫于交际时间紧迫, 运用规则造句, 难以做到准确、流利。后者的优点是: 在有限交际时间的压力下, 能很快从记忆中提取出来, 满足即时交际的需要, 能做到准确、流利; 缺点是块语 (formulaic language) 互相之间有重叠, 需要的记忆空间很大。这两种体系的优缺点刚好互为补充。Skehan 认为这两种体系通过练习可互为转换。

根据 Skehan 的观点, 我们在编写教材时, 除了安排语言规则的学习, 还应该强化块语的练习。传统的语言教材关注的重点通常是句型和单词, 而对比单词大的语义单位给予的注意还远远不够。笔者认为新编教材应该在这方面要多动脑筋, 设计出相关练习。

### 3. 充分体现中国外语教学的特色

我国正规的外语教学始于 1862 年的京师同文馆, 迄今已有近 150 年的历史,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的外语教材应该充分体现中国的特色。笔者认为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课程是综合英语课 (注: 该课程过去称为精读课, 新大纲中称之为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课)。笔者认为该课程的教材可借鉴汉语教学的经验, 采用以范文为主体的选材体系。范文作为英语教学的范例, 既是对学生进行综合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的基本材料, 又是通过文感、语感、情

感从整体上对学生进行全方位教育的主要凭借, 范文必须文质兼美, 题材多样, 兼及古今中外, 耐人寻味, 篇幅不宜过长(洪宗礼等 2000: 40)。练习题可以包括“整体感知题、语言品位题、语言运用题、探究创意题、记忆积累题”(洪宗礼 2000: 2), 以及学习技能指导题。

新大纲明确指出: 基础英语和高级英语是一门综合英语技能课。大家对“综合”似乎没有不同意见, 但对“怎样综合”意见纷纭。笔者认为精读课的综合性应该体现在综合使用范文材料上, 即紧紧围绕范文材料进行听、说、读、写、译的单项技能训练或综合技能训练。如果将互不关联或者联系不紧密的听、说、读、写任务叠加在同一本教材中, 这是“汇合”, 而不是“综合”。这样做的结果, 只能使“综合技能课”与“单项技能课”的教学内容与目标混淆, 任课教师不知所措。

以上三条原则从宏观上简要阐述了编写英语专业教材应该注意的问题。事实上, 这几个问题也是笔者近年来对如何办好英语专业的思考。新大纲的推出, 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为英语专业的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当然, 英语专业教材编写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 在过去的年代里, 多少人默默耕耘, 为之献身, 功不可没。笔者希望通过对编写英语专业新教材原则的讨论, 紧跟时代, 推进并完善我国高校外语专业的建设。

## 参考文献

- [1] Skehan 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 洪宗礼, 刘毓, 任范洪. 中国语文教材评介[A], 汉语文教材评介[C].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 [3] 洪宗礼. 语文[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